



反看

红楼梦

宗春启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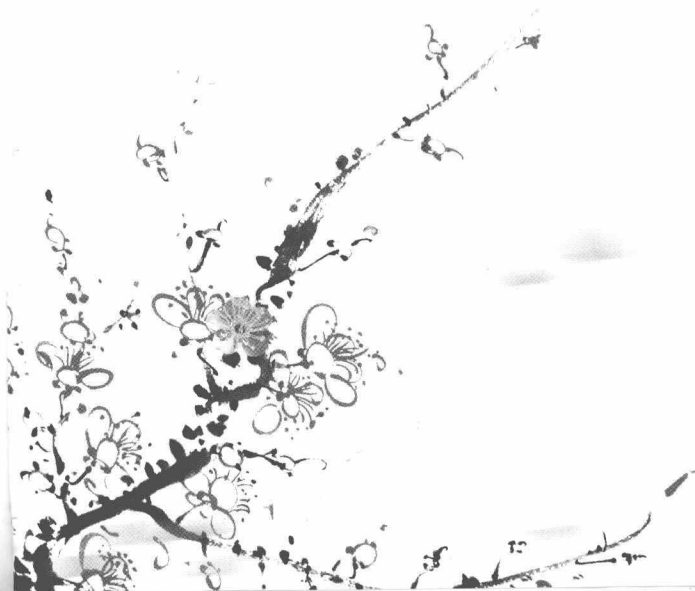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反看

红楼梦

宗春启 著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看《红楼梦》/ 宗春启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80716 - 791 - 4

I. 反… II. 宗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1607 号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责任编辑: 徐华宇

责编助理: 高天航

装帧设计: 郭 丽

封面设计: 艾博堂书装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 6525175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
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hs/

印 刷: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1.25

字 数: 300 千字

定 价: 34.00 元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在“红学”边上

孙 郁

我读《红楼梦》后，一直不敢写心得，因为知道其间玄机太深，朦胧的地方多，难以下笔深谈。宗春启兄日前把他的大作拿来，让我看看，一下子就被其文字吸引过去，觉得颇为好玩。我和春启是报社时代的朋友，知道他在新闻学上颇有造诣。未料关于“红学”亦多奇音，下笔滔滔，字透卓识。对我这个“红学”的外行而言，好像上了一堂新课。

《红楼梦》的复杂，创造了汉语文本的奇迹。老子五千言，至今难以达诂。而曹雪芹更有甚之，笔下的大观园，亦神兮渺兮，汪洋般一望无涯，比老子要晦明不已。怎么看它，不仅是个美学的问题，也是对慧能的考验。谈《红楼梦》涉及的范围真的太广，也不乏借此讲人间世的秘密。胡适把它作为自己学问的试验场，王蒙大大发挥了小说家者流的惺惺之惜。宗春启是报人，深味书写与流布间的关系，故其读《红楼梦》提出要反着看的观点，真是悟道之言。封建环境下的文人，文字不得畅达表露，只能隐曲为之。从字的背后揣摩世道人心，不妨说是一个策略。曹雪芹往矣，我们还有诸多不明的空间。从那里找无词的言语，真的像迷宫探秘，总有些许的快慰的。

历来讲“红学”的人，折射的差不多是自己的知识结构特点，喜欢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其对照，在互为参照里发现人间的妙言。王国维读曹雪芹的文字，自然也和他的气质有关，沿着文本的套路，和叔本华的哲学吻合了。俞平伯谈大观园的是是非非，就有其曾祖父俞曲园的特点，背后是文史的学问，其明畅流利，乃如昆曲般清秀。舒芜也写过一册红学的书，和邓云乡的名物考辨多有相似处，真的有趣得很。和上述的学人不同，宗春启的研究更像是人生哲学的演绎，在文本里考释历史的原委，又从这个原委里阐释世间万象，恍然悟道，且情思无限。作者喜欢在现象界的背后找本原的存在，并不被作家的幻象所囿。他对书中的人物理解，有的和我自己的一贯印象就很

不同，给人新奇的感觉，但又言之成理，绝不强求于人。新闻界的人深味真俗之谛，知道在东方世界表述思想，往往隐曲不已，多为隐语。也了解封建王朝的游戏规则，不像书斋中人，以文本为文本，被牵着鼻子走。本书有许多判断都出人意外，比如说《红楼梦》不是秘史，乃日常生活的写真。曹家的败落不关政治，系经济管理不善所致，我以为写得都好。我们对清代的理解，有时受到晚清排满意识的影响，可能把一些日常的问题政治化，就不免对一些现象有过分阐释之嫌。春启兄厌恶这种思路的琐碎化，用逆向思维的角度推演文本里的故事，从中找出自己的结论，就没有一点学术腔与文人腔，显得好玩了。

自然，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同意他的观点。也许他的视野也遗漏了什么也未可知。不过他说贾宝玉不是叛逆者，还是有作者自己的道理，书中提供的理由也足以支持其观点。他从清代的相关文献里，探寻历史的环境变迁，以及人际关系，都很有说明性。印象最深的是论者知人论世的气魄，谈吐直来直去，毫不温吞，也不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。好似也从中读到了作者自己的性格。或者不妨说，春启兄以曹雪芹的文本为对象，谈他的人生经验与认知模式。他这一代人的史学观与人生观，在对象世界里也对象化了。

自从有了“红学”，就有了象牙塔里的声音与民间的声音。士大夫者流的阅读经验和市井里的平民经验总不一样。而专业学者与非专业的思考者亦有差异。春启兄属于后者，所以为文不求正襟危坐，谈吐亦天马行空，不为陈习所累。我喜欢他的性格。在报社时，就不随风转动，常常说出别人不说的话。重要的是，他兴趣广泛，小说、戏剧、乡邦文献、野史、民俗，驳杂而多致。有了这些基础，再来读《红楼梦》，就有了野性的因素。文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时候，我们偶读这样的书，就如感受到田野里的风，有种清爽的感觉，好似在草丛间闲步，轻松极了。也许红学界会视而不见，但读者多样，总会有自己的知音吧。写作的人，乃精神的独白，至于江湖冷热，何必顾及？

我和春启兄分手多年，这些年彼此都有变中的不变，和不变中的变。时间悄悄地流逝着，我们也渐渐走向老年。老而习书，远离喧嚣，独自梳理自我，和历史默默地对话，才有一种超功利的静观。我们这一代，在是非非里浸泡的太久，转身一摇，超然对己对人的时候不多。现在，逍遥地静思默想，把一部心史端出来，总算是对过去与未来的一种交待。读罢全书，掩目思之，叹息良久。他的心血，总不会白流的。

2009年3月24日

《红楼梦》要反着读

（代前言）

中国的古典小说，有些是要反着读的。

比如《水浒》，正着读，它就是一部海盗之书，教人如何造反、做强盗。反着读，方看出它是一部警世之书，意在警告当政者：任用不贤，不行仁义，官逼则民反矣。

比如《金瓶梅》，正着读，它就是一部海淫之书，教人如何横行、如何纵欲。反着读，方看出它是一部诫人之书，意在告诫世人：如若像西门庆这般荒淫无道，最后下场便是断子绝孙、家败人亡。

《红楼梦》作者深得《金瓶梅》之壶奥，《红楼梦》也是一部须要反着读的小说。

反着读，本是曹雪芹的要求

《红楼梦》要反着读，这不是笔者标新立异、故作惊人之论。反着读，本来就是小说作者曹雪芹要求的。

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道：这部小说的名字本来是《石头记》，被空空道人改为《情僧录》，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可见，《风月宝鉴》是《红楼梦》的又一别名。换言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《风月宝鉴》。

风月宝鉴的实物出现在第十二回：“王熙凤毒设相思局，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。”那贾瑞被相思病折磨得九死一生，忽然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口称能治冤业之症，贾瑞忙叫请了进来。那道士叹道：“你这病非药可医！我有个宝贝与你，你天天看时，此命可保矣。”

什么宝贝？一面正反两面皆可照人的镜子，镜把上面镌着“风月宝鉴”四字。这不就是暗示：这个镜子就是小说《红楼梦》么！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道士对贾瑞再三叮嘱：此镜只照它的背面，可治邪思妄动之症，有济世保生之功；但是千万不可照正面，要紧、要紧！

道士叮嘱贾瑞，也就是作者在叮嘱读者：看《红楼梦》，要看反面，不要看正面！

那贾瑞听了道士之言，先照反面，见反面是一骷髅！贾瑞吓了一跳。便不听道士之言，来看正面。正面的镜子里，王熙凤向其招手。于是他喜滋滋、荡悠悠进了镜子，与凤姐云雨一番，凤姐仍送他出来。到了床上，“啜哟”了一声，一睁眼，镜子从手里掉过来，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。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过正面来，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，他又进去。如此三四次。最后，贾瑞一命呜呼。贾瑞祖父大骂镜子是妖物，遗害世人，命架火来烧。只听镜内哭道：“谁叫你们瞧正面了！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何苦来烧我？”

作者似有预见：《红楼梦》问世之后，可能有些读者不知怎样阅读；若从正面来读，那就会误解小说的意思，将此书误认做诲淫害人之书。所以，作者叮嘱：对此书必须反着看，才能领会作者的意图，此书才能起到济世保生之功。若要不慎此意，专看正面，那就遗患无穷了。

清嘉庆时代的二知道人评价《红楼梦》：

“雪芹之稗官，世家之宝鉴也。”“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，虽稗官者流，宁无裨于名教乎！”

稗官者，野史、小说之谓也，此处指《红楼梦》；世家者，门第高、世代有人做大官之人家；宝鉴，即宝镜，即非常宝贵的、可供警戒和引为教训的故事。第二句话的意思更为明白：虽说是假语村言，却可令人警醒；虽说是野史小说之流，却有益于礼教。

有人说曹雪芹的思想是反对孔孟之道的。这看法怎么和当时人恰恰相反呢？

同是嘉庆时代的讷山人说：

（《红楼梦》）反复开导，曲尽形容，为子弟辈作戒，诚忠厚悱恻，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也。顾其旨深而词微，具中下之资者，鲜能望见涯岸，不免堕入云雾中，久而久之，直曰情书而已。（《增补红楼梦序》）

看来对《红楼梦》的误读是由来已久的。

反着读，批书者亦再三强调

一些批书者、为此书作序者，明白作者的用心，也反复强调要反着看这部小说。

戚蓼生序中说：“然吾谓作者有两意，读者当具一心。”两意即真假两意，亦即正反两意。正面是假的，反面才是真的。“必得是意，以读是书，乃能得作者微旨。”明确了这个怎样读，才能领会作者的意思。

蒙古王府本在“贾天祥正照风月鉴”的回前总批道：

反正从来总一心，镜光至意两相寻。有朝敲破蒙头瓮，绿水青山任好春。

这首诗的意思，也是提醒读者：要体会作者的正反两个意思。正面去读，如有瓮蒙头，看不出所以来；反面去读，则如敲破蒙头之瓮，可以看到青山绿水的无限春光。

在第十二回里，脂砚斋更是反复强调，不厌其烦、不厌其多，已经近乎啰唆地步。风月鉴一出现，脂砚斋便双行夹批道：

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，方许你看，否则此书哭矣。（庚辰本）

脂砚斋强调，镜子即是此书。在说此镜“两面皆可照人”句后，脂砚斋又双行夹批道：

此书表里皆有喻也。

镜子有正反两面，此书有表里两层。正面（亦即表层）寓意着风月，反面（亦即里层）寓意着死亡。只看风月，人将痴迷。看到死亡，人才会产生畏惧之心，才能警醒。所以脂砚斋要求读者：

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。

不要看书正面方是会看！也就是说，要看书的反面，否则你就是不会看，此书就不许你看。如果看书的正面，此书就要哭了——因为很可能要被烧掉。

脂砚斋还批道：凡野史俱可毁，独此书不可毁。将此书视为“妖物”、认为将会害人的，都是一些“腐儒”。

懂得《红楼梦》必须反着读的，大有人在。

一个自称“观鉴我斋”的人，在为《儿女英雄传》作的序中说：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同为治人之书。……曹雪芹见簪缨钜族、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、承恩衍庆，托假言以谈真事，意在教之以礼与义，本齐家以立言也。

《水浒传》以横逆而终于草菅，《金瓶梅》以斲丧而终于溃败，《红楼梦》以恣纵而终于穷困：是皆托微词、伸庄论，假风月、寓雷霆，其有裨世道人心，良非浅显。

“观鉴我斋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反着读，然而他还是理解了曹雪芹的意思。

在有清一朝，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有些还是准确的。

“二知道人”这样议论：

览过《红楼梦》后，萦念其珠围翠绕者，钝根人也；览过《红楼梦》后，顿悟其“色即是空”者，解脱人也。

他的意思很清楚，读完《红楼梦》，对贾宝玉如何安富尊荣、美女环绕充满艳羡之心的，这种人是愚钝之人；读完《红楼梦》能够领悟作者用心的，才是聪明人。

就在《红楼梦》问世不久的清朝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有一位自称“太平闲人”的张新之，写过一篇《红楼梦读法》，其中就说道：

《红楼》一书，不惟脍炙人口，亦且镌刻人心、移易性情，较《金瓶梅》尤造孽，以读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。

这位太平闲人认为，如果读者“但知正面、不知反面”，恐怕会中毒不浅，移了性情。于是他刻印了一部《妙复轩评石头记》，据说曾风行一时。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妙复轩”，意思是读《红楼梦》妙在“复”读。“复”者，可以解释为“反复”，但笔者认为，应该解释为“反”。他说：

闲人批评（《红楼梦》），使作者正意、书中反面一齐涌现，夫然后闻者足戒、言者无罪，岂不大妙？

他的意思里还有一层：如果读者读不得法，读后被移了性情，那么作者曹雪芹就有罪了。

反着读，方知宝玉是反面教员

贾宝玉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？在《红楼梦》刚刚问世的时候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。有些不懂得此书须要反着读的读者，会把贾宝玉当成正面人物来欣赏、来羡慕，甚至还有年轻女孩儿因思念“宝哥哥”成病致死的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几乎没有人说贾宝玉是反面典型。较多的观点认为，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叛逆者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——一句话，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。

如何看待贾宝玉这个人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。套用西方一句谚语：有一千个读者，便有一千个贾宝玉。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，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，可以把贾宝玉视为正面人物，可以正面评价甚至可以高度颂扬他。因为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，是我们的敌人，而“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；凡是敌人拥护的，我们就要反对”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封建贵族后代都像贾宝玉一样，那么，不用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封建社会自己就灭亡了。但是，作为作者笔下的一个人物，我们至少应该知道，作者是如何评价贾宝玉这个人物的。曹雪芹也是将贾宝玉作为一个正面人物、甚至英雄人物来颂扬的么？反着来读《红楼梦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贾宝玉本是个反面人物，是作者批判的对象。

第三回，林黛玉头回见贾宝玉时，作者引述了“后人”两首批宝玉的《西江月》：

无故寻愁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。潦倒不通世务，愚顽怕读文章。行为偏僻性乖张，那管世人诽谤！

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耐凄凉。可怜辜负好韶光，于国于家无望。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。寄言纨绔与膏粱：莫效此儿形状！

寄言，通过此书转告也。膏粱，指富贵之家，此处是“膏粱子弟”的省称。

甲戌本脂砚斋眉批道：末二语最紧要。这最后两句的意思是，富裕、贵族之家的子弟们，不要学这个孩子！这个孩子就是贾宝玉。

很清楚，作者对贾宝玉这个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，是不赞成的。“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”，“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”，“于国于家无望”，这些话无论如何不能是赞美之词。如果把贾宝玉当做正面人物来看待，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甚至认为他是一个觉醒的先进青年，那就误解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了。这一点，清末民初就有人指出过。《古今小说评林》中就有这样的评论：

《水浒》写强暴恶霸几乎炙手可热，惜被山上人两拳一脚，打得音信全无。《红楼梦》更加奇妙，连主人翁都不是好人，昔时气凌万乘，结果不如一农家女。其劝惩之妙实有翻陈出新者在也。

贾宝玉怎么不是个好人？《礼记》里说：“人生十年曰幼，学。”可是宝玉不肯学。他虽然很聪明，自小就认识不少字，却不喜欢读书学习正经东西，专爱在女孩儿中间厮混，给她们研个胭脂、调个脂粉什么的。更不像话的是，他喜欢猴在女孩儿身上，吃人家嘴上的胭脂；他喜欢用人家女孩儿洗过脸的残水洗脸，还愿意喝女孩儿尝过的汤。大人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跟丫头们混坐在一起，喝酒、划拳、唱小曲儿，几乎通宵达旦。《礼记》中说：“男女不杂坐，不同檐、枷，不同巾、栉，不亲授。”檐、枷，挂衣服的架子；巾、栉，洗脸用的毛巾和梳头用的梳子。意思是男女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，以防发生淫乱。这些，他都不遵守。

他不但喜欢讨好女孩子，还喜欢结交一些同性。他上家塾不是为读书去的，而是为找同性伙伴去了。为了讨“契弟”的欢心，他甚至纵容他的小厮在家塾里大打出手。他还和一些不务正业的朋友来往，招妓女、男旦一起喝酒，并且和男旦之间建立了暧昧关系。父亲责打他，他也不改。

他不愿意走仕途也就罢了，家族里的大事小情他也一概不管不问，只知安富尊荣享清福，眼看着家族日益衰败，终于“树倒猢猻散”。“行为偏僻性乖张，那管世人诽谤”。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行为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受谴责的。

作者不厌琐碎、不厌细腻地讲述贾宝玉的故事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贵族青年、纨绔子弟们树立一个反面榜样。简言之，曹雪芹告诉他的读者，如果你们像贾宝玉这样富贵不知乐业、辜负大好时光，不通世务、不读文章，甘心做一个“于国于家无望”的废人，最后难免落得个“贫穷难耐凄凉”的下场。

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：《红楼梦》里没有关于贾宝玉“贫穷难耐凄凉”的情节呀？这是由于曹雪芹没有能把《红楼梦》最后修改完成，我们看到的，其实是个“半成品”。第十九回，贾宝玉在茗烟引导下来到袭人家，袭人母兄齐整整摆了一桌子果品。袭人一看，“总无可吃之物”。庚辰本此处双行夹批道：

《红楼梦》要反着读（代前言）

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，以此一句留下与后数十回“寒冬噎酸齏，雪夜围破毡”等处对看，可为后生过分之戒。叹叹！

整个冬天都吃着难以下咽的腌制酸菜，风雪之夜把破碎的羊毛毡子围在身上御寒！这是多么凄凉的景象，又和怡红院群芳夜宴图形成多么巨大的反差！这段脂批是贾宝玉日后贫困的有力证据。

我们都承认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是贾宝玉的原型。无论是未知名姓的“石头”还是已知姓名的曹雪芹，晚景都很凄凉。作者在回前总批中，已然交代了自己写《红楼梦》时“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”的生活状况。在蒙古王府本《石头记》中，有作者晚年“寄食庙宇，卖字为生”的批语。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《寄怀曹雪芹》的诗中，有“君又无乃将军后，于今环堵蓬蒿屯”的句子；《赠曹雪芹》中有“满径蓬蒿老不华，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句子，都说明曹雪芹晚年生活窘迫。我们猜想：如果天假其年，让曹雪芹把《红楼梦》修改完成，可能我们今天就能从《红楼梦》的结尾处看到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之后，一个贫困潦倒、无限凄凉的贾宝玉了。

反着读，就能体会到，作者是在通过这部小说，忏悔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，而不是在歌颂什么青春与爱情。

反着读，方能理解作者本意

曹雪芹叙事无闲笔。他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、精心安排的每一个细节、借助人物之口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有其用意。只有反着读时，作者的用意所在才能一目了然。小说中，作者用大量笔墨，塑造了多个聪明能干的女子，主旨是什么呢？反着读，就知道这是为了羞辱男人：写一干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，正是为自己的无能而愧悔；写女子的贤德，正是为暴露、批判男子尤其是自己的不肖；写女子的悲惨下场，正是为了谴责男子的罪行。

第十三回，作者让秦可卿死后给凤姐托梦，嘱咐凤姐早早为家族准备好退路。这个主意必由死了的秦氏嘴里说出，脂批说作者“有他意寓焉”。作者的寓意何在呢？反着读，便恍然大悟作者是说：惟一能认识到盛筵必散、懂得应该“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”的人，只有一个秦可卿；可卿一死，整个家族便没有一个明白人，剩下的，包括王熙凤，都是一些“以为荣华不绝、不思后日”之人了！

在小说里，曹雪芹浓墨重彩刻画了两个能干的女子，一个是王熙凤，一个是贾探春。二人在治家理财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能。在她俩的反衬下，贾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家的男人们愈加显得无才无能，没有一个能齐家的，更不用说治国了。第五十四回“王熙凤效戏彩斑衣”，庚辰本脂批道：“凤姐乃太君之要紧陪堂，今题‘斑衣戏彩’，是作者酬我阿凤之劳，特贬贾珍辈之无能耳。”贬男子之无能，这正是作者褒扬女子才干的用心所在。

小说中的女子大都有些过失和缺点。展示这些过失和缺点，目的也是在于追究男子之责。最为明显的是王熙凤，她借管家之便拖欠月钱放债盘剥，背地收受贿赂包揽词讼，责任在谁？在贾政、贾琏疏懒家务、失于监管。就连小丫鬟彩云偷拿玫瑰露，也是在贾环的指使下干的。第一〇七回，“散余资贾母明大义”，是正面写贾母的。此时家已被抄，世职被革去，贾赦、贾珍一发往台站，一派往海疆。爷儿两个即将上路，却无盘缠。贾母问起家中的状况，贾政只得实说：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，不但用尽，外头还有亏空。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了！贾母听了，立刻叫人开箱倒笼，将自己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分给众人。而后，老太太有段自我批评的话：

“这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，我落得都不管，说说笑笑，养身子罢了。那知道家运一败，直到这样！若说外头好看，里头空虚，是我早知道的了。只是‘居移气，养移体’，一时下不了台就是了。……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，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，能够守住也就罢了。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！”

这话直把败家的责任落到贾赦、贾珍的头上了。

为何红袖啼痕重？多因男子太荒唐。《红楼梦》里有几个女子死于非命，追究起来，实为男子罪孽所造成的。秦可卿之死不必说了。她与贾珍的关系在第七回从焦大嘴里骂了出来，从而触发了秦可卿的心病，导致了她的夭折。鸳鸯的自尽，没有疑问是被贾赦逼死的。尤氏姐妹之死，贾家几个男子都有份，贾珍、贾琏还有贾蓉这些男人们的荒淫无耻，玷污了姐妹二人的清白，是造成姐妹二人悲惨命运的根源。贾琏偷娶尤二姐，作者道：“只为同枝贪色欲，致叫连理起戈矛。”就是说，偷娶二房，家庭中的这场风波便是无法避免的。挑起这场风波的罪魁，不能不是贾琏。说到尤二姐的惨死，林黛玉有句精辟的话：“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，就是西风压了东风。”在林黛玉这个外人看来，贾琏偷娶尤二姐，二姐和凤姐就自然结成了一对冤家。争斗的结果，如果不是二姐死，那么肯定是凤姐亡。尤家的女儿死在了贾家，贾家的小姐死在了孙家。虽然贾迎春死在了孙绍祖手里，但这门亲事却是贾赦“一心情愿”作成的。本来对孙家“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，想来拦阻亦

《红楼梦》要反着读（代前言）

恐不听”；贾政素知孙家“并非诗礼名族之裔，因此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”。贾赦为什么一定要把女儿嫁给孙绍祖？原来是贾赦“曾收着他五千两银子”，孙绍祖来要了两三次贾赦没有给，等于将女儿“准折卖给”孙绍祖的。所以，孙绍祖才不把迎春当夫人娘子看待、百般侮辱折磨，终于把个如花似玉之女揉搓致死。“还孽债迎女返真元”，这孽债是谁欠下的？是贾赦。

总览《红楼梦》全书，几乎每个女儿故事的后面，都伏有男人的影子。可以说，曹雪芹每讲述一个女儿的故事，都是为着衬托、影射、牵扯男子的。而在所有被衬托、影射、牵扯的男子当中，最主要的对象是贾宝玉。比如第二十六回，作者写小丫鬟佳蕙和红玉在一起说悄悄话。佳蕙向红玉发泄对晴雯等人的不满——

红玉道：“也不犯着气他们。俗语说的好，‘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’，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。那时谁还管谁呢？”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的心肠，由不得眼睛红了，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你这话说的是。昨儿宝玉还说，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，怎么样做衣裳，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”

甲戌本这里有段侧批：“却（虽）是小女儿口中无味之谈，实是写宝玉不如一环婢。”其实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。再比如香菱。香菱是呆霸王薛蟠的人，怎么能和贾宝玉发生关联呢？作者让香菱进大观园跟黛玉学诗，学得如痴如醉，像着了魔一样，目的何在？在宝玉感叹一番之后，薛宝钗笑着说了句话——

“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，学什么有个不成的。”宝玉不答。

原来如此！作者写香菱学诗之刻苦，就是为反衬贾宝玉在温柔乡里虚度光阴，同时也是为了给薛宝钗再提供一次规劝贾宝玉的机会。

这些教诲、劝谏、规训对贾宝玉起到了作用了没有呢？完全没有。

宝玉的聪明灵性都用在哪儿了呢？都花费在女儿身上了。你看他帮女孩子调个胭脂、理个妆什么的有多在行！对女儿，他无比细心、体贴、关怀、爱护。但是，这给女孩们带来的，不是什么好处，而是灾难。尤其是他最喜欢的晴雯。表面看，晴雯的天亡似乎不是宝玉造成的，但根本原因，是由于宝玉不好好读书。这个意思在第八十二回已然点破：宝玉从学堂回来问袭人有没有事没有——

袭人道：“事却没有。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，如今老爷发狠叫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你念书，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，都要照着晴雯、司棋的例办。我想伏侍你一场，赚了这些言语，也没什么趣儿。”说着便伤起心来。宝玉忙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只好生念书，太太再不说你们了。”

……

且说宝玉上学之后，怡红院中甚觉清净闲暇，袭人倒可做些活计，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包儿。想这如今宝玉有了功课，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？

“没有结果”的不仅仅是一个晴雯。试问麝月有结果吗？紫鹃有结果吗？袭人有结果吗？薛宝钗有结果吗？林黛玉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不能不算幸运；薛宝钗嫁给了一个“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”的男人，新婚不久即被抛闪，能说是个好结果吗？

曹雪芹通过《红楼梦》要说的是：“不好好念书，不求上进”，受害的不止是几个女孩儿，而是整个家族不可挽回的衰亡。第一〇六回，宁荣二府被抄家后——

贾政连连叹气，想道：“我祖父勤劳王事，立下功勋，得了两个世职，如今两房犯事，都革去了。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的。老天哪，老天哪！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！……倘或我珠儿在世，尚有膀臂；宝玉虽大，更是无用之物。”想到那里不觉泪满衣襟。

反着读，才能把这番话跟全书的故事联系起来。

反着读，方看出作者用心良苦

反着读《红楼梦》，可以看出作者对贵族青年、纨绔子弟的一片苦心。他为这类读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。

第十三回，秦可卿临终前托梦给凤姐，建议她“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”，一是趁今日富贵，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、房舍、地亩，以备祭祀供给之费，再一个是将家塾设于此。“便有了罪，凡物可入官，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。便败落下来，子孙回家读书务农，也有个退步。”秦氏再三嘱咐强调：“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。此时若不早为后虑，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。”庚辰本脂批告诉读者：

此回可卿梦阿凤，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。可惜生不逢时，奈何，奈何！

《红楼梦》要反着读（代前言）

生不逢时，指的不可能是秦可卿，而只能是作者。说明这个建议本是出自此书作者的。当作者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时，家族已经败落，想做也做不到了。从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中，也没有看到凤姐为实施这个建议而采取的行动，可见这个建议最后落空了。那么作者的深意何在呢？只能是为那些尚在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之盛的家族提个醒，不要等“眼前无路想回头”，那时就“后悔无益”了。作者为纨绔子弟们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又受益匪浅的、可操作的具体方案。蒙古王府本在这里有段双行夹批：

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，提醒多少热心人！

虽然小说中充满虚幻和“假语村言”，但这段话确是有实际意义的“真言”。

还是第十三回，凤姐协理宁国府办丧事，想到宁国府中五件弊端：头一件是人口混杂，遗失东西；第二件，事无专责，临期推委；第三件，需用过费，滥支冒领；第四件，任无大小，苦乐不均；第五件，家人豪纵，有脸者不服铃束，无脸者不能上进。甲戌本此处有段脂砚斋眉批：“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，余家更甚”——我们家更严重。指出这五件事是大家族中共有的通病，是造成经济漏洞、财产流失的重要原因。蒙古王府本脂批：

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，岂独家庭，国家天下治之不难。

把这一回和第五十六回结合起来看，曹雪芹明显在教给他的读者持家之道。

曹雪芹告诫他的读者，居家过日子，三姑六婆是一定招惹不得的。三姑者，尼姑、道姑、卦姑；六婆，指牙婆、媒婆、师婆、虔婆、药婆、稳婆。这类人拨弄是非、骗财生事、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，屡屡见诸中国古代小说中。《红楼梦》也用了较大篇幅，在第二十五回“魇魔法姊弟逢五鬼”中讲述了道婆的危害。贾宝玉被贾环烫伤了脸，宝玉的寄名干娘马道婆说动贾母，每天用五斤香油，在大光明菩萨前点一盏海灯消灭。如此计算下来，每月花费的香油钱要一百八十吊，一年就是两千两银子！之后，马道婆又去了赵姨娘处。在拿到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欠条和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之后，马道婆实施巫术魔法，害得宝玉、凤姐二人几乎丢了性命。甲戌本脂砚斋眉批：

三姑六婆之害如此，即贾母之神明在所不免。……此（指迷信，笔者注）系老太君一大病。作者一片婆心，不避嫌疑特为写出，使看官再四着眼：吾家儿孙慎之、戒之！

反看《红楼梦》

甲戌本回后脂批再次指明：

此回本意是为禁三姑六婆，进门之害难以防范。

此外如第六十三回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，蒙古王府本回前批道：

此书（回）写世人之富贵子弟易流邪弊。其作长上者，有不能稽查之处。如宝玉之夜宴，始见之，文雅韵极，细思之，何事生端不基于此？……

回后又批道：

……持家有意于子弟者，揣此而照察之可也！

再如第七十三回“痴丫头误拾绣春囊”，庚辰本双行夹批道：

险极妙极！荣府堂堂诗礼之家，且大观园又何等严肃清幽之地，金闺玉阁尚有此秽物，天下浅帟薄幕之家宁不慎乎！虽然，但此等（事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，盖因其房室香宵、鬟婢混杂，焉保其个个守礼持节哉？此正为大官世族而告戒。

曹雪芹真可谓苦口婆心了。

反着读，方知《红楼梦》是部什么书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什么书？历来便有许多看法。有人说它是言情小说，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，有人说这部小说讽刺的是清代某豪门贵族，有人说它的故事里面隐藏着一部清宫秘史，还有人说，这部小说是一部青春与爱情的颂歌。

对于作者，有人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认为小说里隐藏着他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；有人说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，在用小说倡导众生平等、呼吁婚姻自由……真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这也正是小说《红楼梦》的魅力所在。

反着读，就知道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写给封建时代世家子弟的教科书，是指示纨绔膏粱生活方向的教材。曹雪芹并不希望此书的读者去艳羡怡红公子、去学习他的所谓叛逆精神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曹雪芹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教唆犯了。不信请再看蒙古王府本第十九回的回末总评，提醒读者，应该如何看待、理解曹雪芹讲述的故事——